共八

溪堂先生文集 五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九

記

恩敬堂記

恩敬堂在漢城東部蓮花坊之壺洞今 上卽位之二年乙丑家大人陞拜工曹判書弘文館提學翌年丙寅正月壬子 特旨爰立承史奉 敎諭來宣諭旨歷敘世德以示曠絕之恩古未嘗有也敢不敬止仍以 中殿冊封奏請使如燕旣竣事回賞賚有加而自 上又以爲右揆山南人墨洞舊第久已易主江上草廬不庇風雨大僚從仕與庶官不同不可無

近 闕之居下內帑金若干緡俾屋於京家大人辭
謝力 東朝申有 命義不敢固祗受已遂卜於壺
繕修而入處之廟寢廊廡具焉級之以砌繚之以垣
制取苟完而屋後高園老木蒼然離立斯其爲國人
之所瞻也居一年丁卯七月上疏釋負歸田里得請
以慶賀禮在卽蕉駕爲終歲淹㝛明春 陛辭日奏
言昔晏嬰使晉景公更其宅返則宅成嬰拜而毁之
今 殿下之遇臣不下於嬰臣之爲相報國萬不及
嬰臣何敢持萬不及者安其所毁哉終不獲 命於
是是屋也將子孫世守與 國家傳之於無窮矣

恩賜之義不可以無志遂顏其堂曰恩敬命不肖子
疇睦記之疇睦竊伏惟念自 國初以來相臣 賜
宅者不爲無人有如黃翼成李文忠許文正諸公而
其受 賜皆在名業彰著之後古猶以爲榮今我大
人百年草野一朝巖廊斯已出人意萬况於拜 命
之初遽有是 賜恩渥之隆豈不視古爲尤榮矣乎
是必有由然者矣先賢有言厓爺法門先德學而後
文藝重廉謹而輕利祿惟其厓祖身教之遠如此故
嗣后趾孅之盛至於修巖漁隱江皐三世弓旌莫不
從身發冷枯遺子孫以飢凍中來終始爲儒林之宗

邦家之光夫崇德學錄廉謹　祖宗之大法也屢梧
以廉眘翁以學前旣蒙是　賜則惟我　宣仁之聖
當宁之哲式遵　祖宗之成憲敷施於遐外之一
老臣豈不誠曠絶之恩數也哉於乎人臣之於君也
其有一言華衮亦恩也一物殊錫亦恩也故厥或因
言以寓號而侈上之教者敬是恩也厥或因物以款
志而傳世爲寶者敬是恩也則今玆曠絶之恩其與
夫一言一物之亦出於恩而思其所以敬者同日道
哉大人角巾南歸而是堂寥寥也然凡我不肖輩之
爲我大人後者雖頑如豚犬其誰不入是堂而感是

恩感是恩而起是敬歟夫然後溯而思之則祖先之篤祜而垂裕者天其默相而寵靈之攸曁有非人爲之所及也其竦慕而興起焉尤不能已已矣遂以是揭諸壁以告夫子孫世世之肯斯堂者

龍湖書院重建記

懷德縣龍湖舊有龍湖書院以祀復泉姜先生其後又以先生孫三休堂先生追享焉三休即霞溪權學士所撰書院刱建記中大諫君是也蓋是兩賢之祠後學崇奉之久矣百許年間祠日於圮聆矚寒心猝亦莫之爲力迺者院儒李斯文廸德倡重新之論而

先生後孫憲積慮幹財董其事今 上之二年乙丑始役粤再翌丁卯功告訖先生祀孫上舍應周具書於不佞疇睦曰願有以記且曰尊先修節於吾復祖一道義同患難此兩家所以百世執事惡得以無言不佞縱人微文拙敢辭諸昔朱子記景行堂曰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言有行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也夫如是然後論世尚友者初無全德之難之恨而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岐之惑也苟在是道之中者莫不各於所在建爲廟貌隨頹隨補以致其尊

奉之意悠久之規而有所瞻望而興起焉此所以尚
其賢重其道而明正學定人心者也惟我復泉先生
起自林下正色格王危言據經以樹風聲於後代三
休先生當國本臲扤凶徒盤據之日身任綱常之重
而言爲天下之宗噫兩先生者豈不誠其言愈屈而
其氣愈伸其世愈遠而其人愈尊者歟於是乎人若
有疑於兩先生之道偏勝於節義然是惡足以知先
生也許文正謂復老言不苟行不汙尊德樂義霞溪
言復老潛諷默究皆聖賢書其言皆正義其德發於
言行而成光休翁則蔡希庵曰先公於一時者人也

生公於萬古者天也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之數言也盡兩老矣如無實學實德之充積於中而發出而爲用其成仁取義粹然一出於正而所樹立悪能如彼其卓卓也兩先生其眞之學之德有言有行而節義從而備具者耳庸非所謂不歧之全德也耶以復老之非第二等人而復得休翁而爲孫於乎盛矣不佞遂以是復於上舍曰是院也於君爲先祠而湖之士又其先人之所息遊也今日之能肯搆大可見善繼述之意然肯構繼述豈類夫土木丹雘爲功而已哉是必將復有事焉入是堂而象先生則

讀書窮理體先生之德學修身居敬遵先生之言行至其當大事臨大難而息先生之節義無所愧於俯仰之間然後庶幾不昧之精爽莫我射遺而家鄉之賢俊于斯蔚興雖曰非有賴於祠之新吾不信也顧不佞跧伏嶺外旣無以往相役又不得與諸公上下沿襲於龍湖山水之勝前修規範之盛矣託名楷間寧非幸耶遂書此以爲之記

仁興書院記

達城之南琵瑟山下有村曰仁興高麗侍中文憲公秋露堂先生葬其中中世失傳距今五百餘年我

大行王癸丑後孫始得訪其兆而修治之具牲石已又用士林議建祠於墓下今　上三年丙寅秋奉露堂考悔庵文正公爲首位次露堂次露堂孫戶部尙書雲心齋次雲心五世孫　贈完山府院君洗心堂三位而合享之因地名仁興而揭其號於是裔雲羹墻之思後學尊奉之誠兩盡矣蓋仁興爲地也巨山環繞溪水出焉中開奧區而氓俗淳厚禾稼茂宜允宜仁者之隱遯而盤旋李陶隱鄭寒岡先生後先遊於斯以接夫露翁之躅者有以也夫今入是祠者北溯伊洛而源流浚長者悔庵之裕後似焉南拱琵瑟

而絃誦暢聞者露堂之興學如之西臨考槃思美人之榛苓則挹雲心之泛槎東望八公緬醜奴之風鶴則歎洗心之勦賊千載之下曠感於四賢者猶可以想其人也吁可敬也然此猶未焉未知諸賢樂處所樂何事大凡人之所以爲性者四而所以爲情者七卽天之所以與我而不容一日無者也朱子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玅曰仁而已噫天理人欲之分一有所未盡則利害禍福之間失其本性而不成仁道者滔滔是已今觀秋氏諸賢所樹立如彼其卓卓則古人所謂仁者之功者殆庶幾矣況

露翁之倡學而有文廟首事之功立言而有明心寶鑑之書存之爲德者益厖是天地生物之心而至今東人無不被其愛者乎彼以佳山水論當日樂處者直淺淺耳禮曰先祖有美而不揚不仁也今墓與祠之復興於廢者其非後仍之興於仁故也耶功訖二十一代孫世文閭永來請記遂書所感於心者如此以歸之

退洞齋舍重建記

退洞齋舍者　國初藝文提學退山高公墳庵也公仕於　英陵盛際晚年退歸樂龍之山水老焉旺泰

洞其遺址而分退洞其墓所也泰退隔一小岡蓋公杖屨日於其中以退爲號爲其分退之合於退也墳庵在泰洞嘗弁公狀志稿本而火因此移退洞亦舊遠也按公之蹟今去公四百有餘年文字遭燹故實迷茫然松京龍洲兩誌稱公業經術顯于朝文章學行爲世所宗泰村月峯諸公言公尚闕縟儀後孫之責鄭是而文章風節重負儒林淸望者尚幸其不至全泯也辛亥春齋又火諸宗痛慕不已亟謀所以重建相與鳩材蓄力癸亥仲春始役甲子孟夏告成軒敞精緻視舊制無遜迺以退洞齋舍四字額而揭之

梁楣無改庭砌依舊宛然如昔日其終始幹當公之
十三代孫大昇十四代孫宅龍而重建事實詳在大
昇宅龍記事顚末中十四代孫進士彥相稱王間嘗
造余曰自我先祖之始居此土至于今凡幾世也奉
承遺澤迄用保守我鄉井其非祖考之所貽而後人
之至幸耶前溪後山何莫非遺躅之衣被而獨其退
字之義卽吾先祖志事之所在也願有以一言發明
之以示我門族且因以勉之疇睦不覺敬嘆曰美矣
哉伊川終於河南子孫世居古人以永保鄉里爲大
今君諸族旣能修肯構之業又且有意於銜訓嗣事

以毋忝先人之遺意豈非不貲之大者歟第念疇睦人品最下文識至淺本不足以當傳後之任縱令僭不自量而冒當於公之盛德大節安能有所發揮其萬一也旣懇辭之不獲則竊以爲經術顯朝學行宗世旣已揭其全縟儀風節儒林淸望又以致其大何所待於百世後生贅論也疇睦散人也自放於松楸桑梓之間而不識世間進取榮辱之爲何物事顧安所得退之爲義有味乎哉試取古人說退之義而觀之其所謂卑以自牧德日益彰者謙退也急流競進超然見幾者勇退也縣車告老林園窮勝者休退也

於是乎尤可見公平日實地眞工安身立命殆無一不具於此一字上則吾知其爲公子孫者處其齋而慕其德依歸墻仭對越陟降怵然竦厲愴然感發入而專用心於內者卽不過謙卑之道耳其若出而有爲於外則見幾懸車安知不各隨所遇而各適其當乎由是而下學由是而上達焉則高氏傳家之學卽此而在矣誠不可無記以徵夫後世而亦奚待於勉之云耶頫以是告夫世世之肯斯堂者稗王請書之

觀水樓重修記

商處洛水之上流而洛津爲商之通衢貫東南之一

大都會也江之東岸爲峭壁上有觀水樓創自高麗云世逴遠其幾興幾廢無從可問 今上九年壬寅南陽洪公佩左符于是州覩斯樓之年久就圮慨然齎嗟亟謀新之迺明年春鳩材輪役仍舊修之平頽易朽改塗丹雘未四十日而斤斧圬鏝已息其用矣重刻諸賢詩文于板而揭之樓之敞麗於是乎一新而山川閭巷儵若增光噫不佞生長於距樓崇朝之地遊觀殆無虗月自髫髮而滚二毛矣間者經過於樓之下未嘗不傷歎於樓之圮無日樓之修無人況陶山遺句將不免帶樓之顚尤洞洞也今玆之役不

可以不文無言也竊念玆樓之創在麗之中葉而旣逸營建之主眛詩之者當世之李白雲也逮 本朝四五百祀屢經兵燹成毁無迹而得之於戊甲斷爛之餘則畢翁濯老之句也得之於 明宣之盛而理學之宗則退陶老先生之詠也修繕於癸丑重建於甲寅而故實略備則淸臺權先生之記也洛水環其下晝夜混混往者過非有所逐也來者續非有所迫也此淸翁之所以潑有得於觀水之義而悟其道體之妙以溯夫淵源之正者也不佞何敢容喙於其間也吾知斯樓之傑觀令名與天壤相終始矣詎不韙

哉於此焉憑欄而騁眸孔道當前長津在下櫛冠蓋絡風帆簇絃管遠近洲渚平沙雪皚月波落照螺山霽月三峯凍雪天燈大竜雲樹裏晨磬暮鍾益嘆樓居佳麗之地而管領亦不知爲幾十殊勝也樓之今日改觀洪侯之意勤而董其事者吾族人恆春也恆春爲之倩記書此以與之

萬曆舊司重建記

萬曆之所稱司本州戶長之所爲所也丁巳 國哀余赴邑班李生明九謁旅次以 萬曆司重新之文余委巷士也不論長吏小吏於吏道安知辭以實數

年而屬意若相勸一於弜持非似鄉井之義仍惟商大邑也三十一坊民戶衆盛而爲士族者參其半焉小吏之佐長吏出治者掌其事其長豈不難選也欲名其所屬諸職事之一字穩何不可之有而特揭夫
皇明舊曆以爲顏者何所取義歟環東三百六十莫不有是司司亦莫非我　皇明再造佗未之聞此獨稱此抑有說歟邑之南門曰弘治余嘗徵於生而得其以者雅矣此無　萬曆之實有若　弘治之蹟而只得按例而已是其所取之義顧反名實不副惡可也諗諸生生曰司爈於　萬曆龍蛇之訌新經大

亂公私灰蕩十年立草萊無復官制至癸卯始追建
之又後二百五十五年再建之爲今日之司而舊梁
萬曆癸卯之書墨氣如新磨滅不得使人審視忠
義之感自不能已先父老之奉而爲護者其意可見
此豈無所本所受而徒云乎哉門設於外主發施捍
禦司在於內主奉公養民彼以　弘治此以　萬曆
潑有見於內外交修之義也噫忠義人道之大節王
教之大端也是司之守經盡職者迭爲之重在麗兩
金戶長毓三元師功蓋一時業隆後世入　本朝朴
樂正當壬亂立慬此其最彰著而三百六十之所未

嘗常有者也後之居是司者想　萬曆之恩追前人之烈有所感發於好德之良心則忠吏義胥其將林林而出矣其有裨於王化爲如何哉茲所以特稱之以爲吾尚之懿而萬世之勸者也余曰唯設有節義不遇危難將何所感發而行其志歟於乎事有大小其理則同凡物欲之有害于天理者是皆吾心之危難也苛暴之害仁偏邪之害正貪黷之害廉阿私之害公豈非所視而爲戒而克治者乎觸類而長推之事物則日用之間凡所以自勝其私以復天理者無往而非內外交修之道而尊夏攘夷之義實亦寓在

於其中矣余方以是語朋儕之爲士業者而子之囑適至亦可以語之子子其歸語于司司之謂一萬曆之舊者其非一義字爲之宗旨乎邑之治不治雖係於長吏之賢不賢長吏之交遞無異逆旅之過去矣惟彼小吏上承下接以終其生傳之子孫則賢而利於邑不賢而害於邑其與夫一時長吏之賢不賢不可同日而語向所謂苛暴偏邪貪黷阿私此又身居文法日接事物者所當戒一有克復無是病痛而義不可勝用也苟非然者雖日講尊攘之義有何益哉余亦邑之所謂士族而出租稅以應公與民同是吏

之賢而安不賢而不安其事亦同何可以朦於吏道
而自外乎遂書其問答以為　萬曆舊司記

仁山政堂重建記 代家兒作

夫補敝起廢長民者之所當先也余之不才以我王
父元老之養己巳之十一月承　特恩監務於是縣
之任見其所謂東軒瓦飄于簷雨淋于堂幾於廢而
不堪處矣其他官舍無不皆然早衙之餘按其邑簿
察其廢敝之最大處而下手正也軍伍死闕還糴完
賦稅均之三事既無所事焉則莫知其何者為大而
空汲汲先也一再衙發令人吏一兩朔詢問父老咸

曰公廨慨然領會翌年三月遂鳩材募工先自政堂
以至籍庫冊室三門而爲重建之役總四十五間閱
九朔至閏十月而功訖視舊制頗加規畫增補整勅
有序溫涼適宜塗墍丹雘輪煥宏豎余欲詳言其經
紀則嫌似於敘績而未敢也噫廨宇非長民者之私
有而卽承 上字下政法之所出也廨之於邑不其
重且大歟其敝予改爲復起於廢係於守令而余觀
近世守令愚不肖固無論號爲賢者能者凡其所涖
縱遇官廨之當繕者卒亦諉之曰已捧之捐顧可爲
也而役鉅費廣則勢不得不歸於民一難也犯之有

無吏無不知斂之爲否民豈不知吏誣之來民謗之
興不計其有與否而闌羃之論列多在於此二難也
夫誰爲之諒其所當爲而計其所甚勞也前之不爲
奚罪於我爲此守者豈獨我哉雖其摧朽傾壞未嘗
拄一木轉一石補苴罅漏而睨若逆旅惟以苟然爲
一時挨過爲事滔滔耳余甚無似非不知此其爲爲
身切計肰如使爲守者交代以此爲心畢竟無屋而
已此其國家爲邑置守之本意哉世態民風固使之
肰當其佗一向撕捱而莫之恤者於愛物以慈宅心
以仁似欠實處工用矣今以不斂民不害法使民以

道秖爲其所當爲誣謗論列何所計哉其有不應作而作不應改而改甚至有故毁之而瞞告焉非吾所謂補敝起廢之道其害邑傷人可勝諭哉余於玆無政治可言惟是上奉 君上之敎内供父祖之養卽糜粉所不辭矧又見其敝之大處而何憚而不息所以爲涓埃之報乎邑僻訟簡嘯詠自暢於畫堂晴囱之間者庶終吾生而徜徉而旣末由焉則良亦頮頮也但弩末無以穿縞不免不及於内衙此在後來高明之或留心也

柳武愍公去思碑閣重修記 代宣川新使柳丈光魯作

此吾先祖武愍公去思碑也光曾承乏鎭是州涖任之日先就審焉碑閣爲風雨剝蝕久矣因愴然起感嗚呼我武愍公當天下陸沈受知 孝廟思欲伊吾勒銘不爾疆圉裹尸已卒之 弓劍遽遺雖不得有所施此其若心大義軒天地炳日月者 聖上之所照臨宿衛之所信服事行具在太史書之先賢叙之有非不肖之所敢私焉者也惟其如是也故自猿岳武穆之禍未嘗不由於秦檜之爲金虜報仇也尚忍言哉公之捍禦是州在 孝廟西顧之日整治軍容壁壘增彩孺婦孺夫可得以辨其指畫分數之明而

至若清儉自持威信浹人宣人之父父子子永世而不忘者也碑舊有閣先大夫遑在郭山郭與宣壤問閣之幾於圮捐捧繕修丹䨼未及遞歸桑梓嘗爲恨不置不肖親見當時事敬承諄教藏之在心餘五十年入是堂也行是役也曾夢寐之所能期哉修新舊蹟以光先祖之烈以繼先人之志是不肖今日盡心力而爲之者然惟以不克負荷忝爾所生爲夙宵洞洞

烈婦蔡氏旌閭閣重建記

嗚呼此故士人康公致穆妻蔡氏旌烈之閭也一日

康友采寅甫過余山居采寅烈婦曾孫也示烈婦事始末曰始旌也朱於門以揭之後家寢落不能門移之杻山村前卽今之一間丹雘屋是耳歲久而圯從兄之主其事者圬墍雲顧不肖獨存懼闡表之終於泯也鳩力於士友之樂成人之美者得以重建於陽山之峴道左爲去本所才里許欲以廣耳目也爲請一言示諸後於是敬發狀徵之烈婦性貞靜年十八丁卯歸執婦道稱夫嬰疾殆烈婦不離側扶將湯餌不委人戊辰遭崩城攀號絶而穌僾㝠不甚哭惟日夜手製襲斂具人請助縫烈婦飮淚謝曰吾爲吾夫

衣止此至沐浴含襚舉貊親極盡精潔不迷其儀節
見者咸嗟歎舅姑廢粥飲烈婦卽飲盡器奉勸得其
勉從旣成服朝夕哭類哀殺使疑慮頓釋覘看護少
弛乃竊入殯室以衫裹頸解絰帶縊於柩前鄉先進
懿其烈聯銜具狀于州州轉聞以 聞于朝 上遂
命旌之迺 元陵庚午也吾鄉先進自謹約空無一
言之華而褒事之易於成就蓋無非其事實核而有
足信者耳疇睦起而言曰於乎自王蠋不二之言日
星于千古苟早寡不改者出乎其間斯已爲烈至矣
尙何暇論於從死否也至于 國朝 列聖培養之

化羣賢闡明之教無論士族雖閭巷卑微稍爲門戶子孫計者無不慕效成俗王石相混由是焉惟辨一死爲能處義烈婦柔淑之行已足以出於尋常及爲變故所劃矣則惟其推本於從一義以自樹立於從容之地有若士君子素所講明詩禮之學者是豈得已於稱述哉采寅甫之浚愴先蹟之頹翳益力旌表之煥新將使來仍世守耳目俱聳可尚而可書也疇亦鄉之人也嘗聞烈婦之風而以不得事行之詳爲浚恨今於賢孫之託義有所不敢辭者遂書其所感者如右

涑水亭重建記

山水之樂自聖人已言之而於其所樂之山水架構之名號之爲眞可樂也洙泗尚矣濂洛關涑建其最顯而有天地來便有此濂洛關涑建然必留得宋周程張司馬朱子而後爲濂洛關涑建是知地之與人也誠不偶爾嗣是之君子居得一巒構一泓淨怡然若可以終其身而或遇山形水勝與宋賢樂處相似因境寓名寓名慕人上之百世遠之萬里自不覺其跂彼而即此者奚爲而然也是未及皆樂聖人之樂者要之天機暗合乎地形而至誠所發亦應有感應

之理耳不佞居距窑之涑水村十里嘗疑其名爲溫公稱謂諗諸前人得其彼此形勝之略相同而漣潭先生李公之所嘗因其地以寓其名寓其名以慕其人爲之亭而樂之者也先生遭逢 成中盛際且當喬桐主酗虐處諫諍踐清要衛正而闢僧佛斥凶而罪光墩議禮而發獻 祔廟之議正名而請汰濫賞之資凡其所言所行雖不能一一記載若使有德有烈如溫公者當之必有所期謝契合者況其疾惡如讎之心尤懇懇於消長之機戊午一疏知有國有師而不知有其身知忠賢抱枉之爲可痛而不知言發

禍隨之爲可畏雖得免於斬伐之酷纍遭遷謫終始
所樹立炳然者觀於屋漏之箴讀易之絶有以知學
問践履中流出來申文景所謂本之經術外內修整
者庸詎非知言歟今去先生垂四百年所衿紳之山
仰彌切如不佞生先生之鄕聞先生之風比佗爲陛
殊也耶嘗常往來涑水閒燕之下徒見其山高水長
而尚恨夫孱孫僅世守之無以屋爲也後孫斗采痛
遺徽之幾乎泯斤斤出不貲之資圖其舊而重建之
落成要余爲數行文以當屋椽顏色余以匪人辭不
獲則謹惟天下萬國也惟我東邦得名爲小中華者

爲其禮義同也我東土數千里也惟此地得名爲涑
水者爲其形勝同也且況先生出處伸屈便一元佑
黨籍中人也則天其有意於小華之涑水者其偶然
已乎疇睦可騎驢就之於是焉曠想乎先生卯申之
暇講磨之餘陪畢寒蠹慕聯松虛梅纓當世所稱周
程張邵之賢呂范蘇黃之勝卜吉而疏暢之崇酌而
驩洽之莚秩而氷壺交映山暮而玉樹齊歆令人望
之若神僊焉者庶幾郎席而親觀之爲悽焉君之誠
良庸感人也涑先生之後其將自此而必復有相其
樂者矣余斯拱而竢之

孝婦鄭氏旌閭記

上之六年己巳孟冬 命旌孝婦鄭氏之閭遠近之知鄭氏事者莫不賛歎翌年春其孤祥右將具綽楔北走四百餘里請余以記其事竊惟孝之於人大矣然亦人子之分所當爲故仁人君子恥以成名何待

國家旌賞威刑以勸懲而後能哉然而世教日衰民不興行卽於其親已有物我其能養口體而盡疏節者幾希況於志色乎哉鄭氏以子然海曲之一淺閭既無佗觀感而所制行卓爾可知其得於天性者然也惟其得於天而不假於修爲故自無一毫虛僞

矯飾之意而易爲感於人也夫然則 國家所以旌表而樹風聲勵頑愚者是豈可已而已乎鄭氏慶州人歸于慶州崔奎鎭奎鎭以至孝聞自孩提無違父母及有室逐日甘毳溫凊有常一以悅親志順親色爲心客來先意辦需一言卽進親老微恙不離側九朔疾飮不解帶嘗糞藥晝宵禱天願代竟得穌十餘年以天年終喪葬祭以禮此其夫與婦終始共事之槩也鄭氏雖於勞悴澌鑠中惟舅姑事是榮忘其身之病也鄭氏得病飮舅姑聽卜巫使之寓泣曰寓而愈幸矣若死於寓不見舅姑面冥冥遺恨如何哉終

不寓以逝嗚呼其賢矣世豈無露禱顙代者也彼露禱顙代可能使之起死回生而延十餘年之壽也惟其積誠致然則此實所謂純誠也若鄭氏之臨終一言藹然是理義之所發也足以讓千載仁人孝子之淚矣崔君刑家之正又可見也士林聯籲以其媲美謂宜幷褒而旌表之典及於婦而不及於夫豈謂其女子之懿行爲難於丈夫而子婦之誠孝爲尤難於子男故歟其夫異日之旌吾將拭目而待之耳遂最其事行而謹書之以塞賢胤之請

永慕堂記

永慕堂在宜春之柳谷近故孝子郭公之廬也公壬
辰忠義警菴之後生三歲失怙自齠知所以慕事母
夫人七十承制哀慕甚後得百歲大壽考其慕益如
一日若公可謂純於孝者也嗟夫夫非盡人之子歟
孰不欲孝於其親於是而有專城以養之者有立揚
以顯之者然是外至者如待外至而爲孝孝有時而
匱矣奚可哉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夫慕然後孝
之理充矣慕而至於終身然後所謂慕者至矣人子
之事父母生而盡敬慕歿而致孺慕乃同得於天性
民彝則無聖愚貴賤一也而全其天而盡乎人者幾

人哉今讀公之行蹟公其庶幾乎慕者歟公之孫孝根持公事行一通讚詠敘述屬疇睦爲堂記余辭之固請愈勤觀其意不得不止竟不獲因諗之曰大孝也而語其實曰慕佗不與焉慕豈易言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使人長成而老死而存其孩提之愛孝不可勝用也惜乎其鮮有以因其心而篤之也公旣幼而知慕七十而慕百歲而慕歿而後已可見公不失其孩提之良知而於終身慕者得矣是豈專城立揚所可道哉今於永慕之扁有以想像公童顏鶴髮造次顚沛於是顧其名而踐其實斯不亦爲爲慕

也實也耶君之思欲發揮扁齋之義者烏可已也君可謂知慕先矣君家是堂其必復有事焉君於先公如先公於永慕永慕於親則君之子孫亦將如君於先公矣追慕無窮永世無替者非是之謂歟如疇自是不盡分者難於敦迫而遽當是役不能不生恧于中謹書之如此以自訟云爾

竹林精舍記

族兄稺孝氏於恆居廳事之北垣內隙地築書堂數間是爲之名曰竹林精舍河舊無竹移來三兩叢取依垣而植以爲實倩余記余思其所以爲公道者意思

不出歷歲文不就至被公敦甚竊以拙於修辭終不可以不誠噫竹之爲今古人愛好多矣如王子猷何可一日無此君東坡無竹令人俗此二言最名世如狀竹之爲物而欲與之韻舍此豈所適也然夫若是者愛痼於物非所以道公也人自心清凉不清凉爾豈物不可一日無然後心與之化亦豈待物而俗不也君子之志事自有眞焉未聞必取夫物之好者而痼我靈臺也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亦適會而心融耳豈待此爲樂耶然則公之心於竹而發趣於堂名者吾庶幾得其所以道者矣公承藉父祖懷抱材器

安若可以有爲於世而顧以一小成畸於時年過知
命例調尚見枳况過此耶退而一堂不山窈水絶適
與之汨然於門巷喧競之所者惟數竹已焉自圖書
日讀外淸風瑟吹細雨玉鳴耳之爲聲寒窣欲暮明
月下窺目之而色以之貞秀之姿蕭灑之韻無不相
助爲奇以養其心無往非切磋琢磨者然亦君子日
新之道在其中也此何嘗痼於物累於靈臺也哉如
所愛在彼不在我與所樂在我而能樂彼者異矣周
子曰蓮之愛同余者何人竹與蓮雖不同同是物以
此參看主人之於竹所以愛之毋亦類是歟早晚疇

睦嘗一造堂爲主人誦終不可諼之義其知之否遂書之爲竹林精舍記

枕澗亭記

余在懷州之葵閣日高斯文義鎭見訪徵其所嘗號者枕澗亭之記余曰澗是丘壑中一線流居士之鄉有江海山野之勝可託而名亭者非一今居士之特取乎澗其有意乎抑以自適乎敢問所安居士曰諾吾廬比澗澗春宜鳥其鳴甚幽夏宜雨水聲甚淸亮秋宜殘月隱暎冬宜落木扶疏以至朝霞入餐夕烟生谷凡所以接乎耳目者無一點塵俗之累於是澈

石枕流跨亭其上或讀古人書或橫琴一揚有時掇置萬慮蕭散自暢集村秀肄業於其中頗有遺世之樂者皆澗之助也亭之得澗以爲名如此而已余聞是言而心欣然有契爲之語曰不侫亦嘗卜一澗於宅後十武許祖先丘壟之前亭雖未及成若其意未嘗不在於澗因公之言而有以發余之志則居士託乎澗而寓之心抑可知已噫余與公距在千里之遠從前世雅吾與公之所知方擬構亭於澗上晨夕盥手讀正氣錄一通以瀉我魂磊湮鬱之氣以浴溯公於枕澗之上公其諒之否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

以是記之何如居士曰諾遂次其言

素行堂記

戚執金幼憲以劬學課農自守嘗屢舉不利南省嘆曰士之素分定者窮則行其志達則行其道窮矣盍素其窮而行乎乃於奎井舊居築數間顔之曰素行徵記於疇睦疇睦敬諾荏苒數歲文不就一日雨中在石田種朮幼憲使小奚抵書來曰記至此靳者得無以吾之謂之素行者未的其意之所在乎夫爲士之道在乎文學生民之本莫重於農士之得於朝而行其道者以文學也士之文學而不得於朝者以農

爲歸四民之士農卽是吾儒素分上應行者耳然而不識爲士之業不行爲士之道而惟農之務是不過編戶匹庶之倫曷足以語乎士貴乎農哉余之所行雖不能以語乎爲士之道其亦用工久矣而落拓不遇年旣老大爲今之計課農桑訓兒子以守吾本分以致吾餘力可乎昔樊遲請學稼夫子以不如老農責之彼從聖人不問其遠者大者而以是爲請其麤甚矣受責也宜伊尹自任天下而耕於莘野孔明志扶漢室而躬耕南陽之二子微湯之聘與先主之顧皆終身於農而已故不遇人主之知者舍農將奚以

哉自媒於仕宦非所貴也自汙於工商非所屑也去而自陷於異端之流非所安也春而耕秋而穫上而供征輸下而給妻孥或山而採或水而漁或攜節而獨往或挐艫而相邀無辱以當貴樂志以忘憂不知人間世軒冕圭組爲何物而老於是至焉苟非讀書而明理治己以及人雖有是樂將焉用之此吾今日素行之志乎其記之否余讀之數回高其志慕其風邈乎其不可攀矣荷鉏而作而曰君之工深矣君之才有用也君之志又如此使之得於朝而行其道必多有可觀者而既不由焉則卷而懷之守其志而食

其力隨所遇而行其素方可以語不苟慕伊葛之過
不苟爲沮溺之潔者也若余持心無恒見得無實而
徒自放於山巔水涯以自取於顚沛者寧不爲之赧
然歟君之先文忠公不佞之先文忠公君之先風雷
甁良不佞之先修巖漁隱十世管鮑潘楊之契自非
人家所常有者則兩家遺裔之講素而行誼者顧復
何如況兩文忠公經綸天地之業貫通古今之學豈
非兩家人之所交相勉勵者乎重尋舊址已寓素行
之意則溫理先業必有人不知之樂安得抽究付閒
以從君於寂寞之濱日聞息傳中之義乎遂書此以

復之

安谷幽居記

友人金河源與余生長同閈年幾迫不動心漸生理凋落癸丑大無挈家入六十里凜義峽下之名安谷者居之爲堂僅容膝而因地名扁之曰安谷幽居索余言余謂之曰河源讀書其不知安字所著處義無不大者乎聖人之安行非所言也所當竭力者不在於樂道之安乎所謂道者本也是分之於人固有生則有者也及其行而後始見有安之者有不安之者於是焉善惡分焉彼不盡分不知分者吾無何如矣

如其盡分也知分也必其人固有所可安而不自以爲安況其無所安而遽以是自爲安耶是其道先自不自安而至於安安而恆亦以爲不自安然後誠可保其安也河源乎勉之顏子之學至三月不違仁夫子賢其陋巷屢空伊尹之德恥一夫不獲所孟子稱其莘野農夫豈其有佗故也其非以其安分樂道不易乎世也耶以聖人語聖人之功猶之斯之爲賢爲稱也則吾方識儒者之道莫如安分爲大也噫源之所以爲分者我知之矣松楸雨露感發悽愴而安於土數間小屋蔬糲不充而安於貧劬工績文衣葛屐

木而安於命以至囪几圖書無日用之不隨遇而安焉源殆庶幾知安分之道者歟周子不云乎學顏子之所學志伊尹之所志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吾輩其何恃萬萬不逮之資而欲急知也乎人須是莫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云者其非聖人勉人立志爲學之語乎於其不及而不失於令名者固不必以已分之萬萬不逮實有所不可不勉而至吾說止此源如何源曰唯遂書之以爲安谷幽居記

萬和亭記

此萬和亭朴輝道別築也在道州雲門山下萬花坪

距其家數十武輝道以花與和聲同改花爲和環亭山林溪潭楓壁郊野蓮沼之有萬其具無不相和爲奇於囱楹階庭之間眞絕勝也上年輝道嘗來余江上索一言諾而未就及此爲逶路入萬山溪處過輝道於亭中時當窮臘歲華青淡氷雪塞戶輝道坐囱下只與數學子擁數塊熟炭隨分講說又是梅花消息略綽方好對之令人不覺盎然襲薰和意余於是竊歎于心曰何修而栗烈也而其和也如此吾聞輝道事親愉處家湛親族睦接人厚其果有所本矣推此而類之其萬可知已輝道申其請余遂欣然書此

溪山之勝以爲記

愚亭記

榮州之治東二十里有村名伊妻谷幽而窈上舍生全君奎炳汝明世居之汝明卽其村之南小谿畔蒼壁下鑿方池種魚種蓮池中島撐起石盤陀爲臺刻之名逸愚謁其鄉老德金諫議石鼓文文詩以侈之臺之北構一小亭扺愚而索其名愚語君臺旣因地音而名之愚愚以名亭於愚意是當用是獻愚人或有以不違如愚其愚不可及之愚而輕許人誚愚者雖愚陋甚愚豈敢然愚之不揆愚分謬君而期君者

要欲君愚於營爲愚於紛爭愚於進取愚於人而不以賢智先愚於世而不以皎厲衒凡其日用動靜語默一從淳實樸直上做將去而不於便儇機巧之爲斯乃愚所名亣之義也或人之誚豈其情哉愚之居亦愚名而齒愚之貲不能顧名而思義處多矣今因汝明之名亣而發其愚如此汝明乎盍相與勉旃是爲記

題跋

冶隱先生續集跋

恭惟我 國家以理學節義立國崇賢尚德之典靡

不用其至至吉先生事益嘆 祖宗宏規遠猷出百
王萬萬也先生挺生徧邦末運倡承絕學特全大節
當時時人如鳳皇景星之爭睹而由今視昔邈然清
風有若漢晉以上人高不可攀然按先生遺集及國
史所載可不知先生矣乎 恭靖大王優禮遣先生
還山 賜田復其家 太宗大王驛名其子用之先
生卒別致賻給葬需亟命旌閭 世廟命列三綱傳
宣廟賜院額致侑 仁顯肅英正五聖迭御 賜
額致侑一如 先朝又賜諡錄祀孫而 肅廟有詩
贊 英正有親製侑文 純翼兩朝又有次韻感題

嗚呼盛矣夫然後可謂表天常整人紀爲天下萬世
防使世教以植王業以鞏而東人受賜於無窮詎無
以而然哉原集旅軒張先生嘗手正故　穆陵以前
事實俱該獨恨夫由後文蹟幷不登繡窮鄉學者得
見甚鮮先生後孫民獻民益奉續稿二筴屬疇睦讎
校俾書其後疇睦人微言淺辭而不已往復愈勤督
以先故迺敢受而卒業焉蓋　八聖之寵典宸章上
繼　三聖雲漢昭回暎窮宙則玆集之刋亦可謂
對揚　王休豈直頑廉懦立而止抑疇睦復有感焉
昔太學之請伸靜菴先生也推其淵源而以先生當

之退陶先生對天使問而先生不在節義在學問之
上其所以闡明斯道之適傳開示後人之標準斷爲
千古不易之論至今獨不與聖廡從祀之列謚亦不
以文何也先輩力言先生不可不改謚而從祀而聖
上令大臣議議未克行時議之先節義後學問不亦
有異於退陶先生之語耶雖然事固有待前聖後聖
其揆一也前聖表章至爲無憾安知不留一事二事
以爲後聖地也至若安氏掊摭之書只見其不知量
而已先賢被誣後學尊衛不以無所損不足辨而置
之玆豈非尹孤山善道奇棄隱義獻金洗馬萬英李

農圃翊諸公發正論屢數攻破者耶始續稿古溪李公彙寧丁乙爲上下篇序次未及定疇睦謹編摩彙類訂訛祛複竊庶幾十分致力而安保其無有舛遺也第伏念 御製詩贊混入於附錄未安故摹上肅廟御筆於卷首附以 純廟詩又摹入先生玩節圖本而奉編 翼廟感題詩俾重凡例淩贊 聖謨而何敢據已見爲是是懼

松堂朴先生文集跋

先聖有言曰吾未見剛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蓋古之賢人君子卓立倫類倡明道學而其不

之稟陽剛以爲德體天健以爲用而能有成者無有焉況乎去其中不待地資踊躍變化一朝以趨聖人之道而死而後已者其剛勇健實下橫渠東萊夫子一等顧可以語此乎哉若吾文穆公松堂朴先生者其所樹立眞後偉特絶而尢有光於古今諸賢耳先生天資剛毅過人勇力超越墻屋發身韎韋而弱冠從征建州又道逢劇賊救行旅百餘人則先生之始初路頭槩可知也及其禁中中夜涕淚橫流廢主射鹿卽日尋鄉則當時戊甲諸賢中最先見幾者不得不歸之於先生矣既而從新堂鄭先生得聞學問之

詖契悟山外之論而迺知格物致知爲入德進道之
要於是沈潛反覆以精其義整齊嚴肅以致其功迨
其德盛行尊措諸行事則其忠誠仁愛正直方嚴無
一不本於道義之正故其稟征也在於靜冲諸節論
道之日其起廢也在於衰貞羣姦敗死之後始遭剝
降中遭削黜末乃縲絏桁楊而恬然不以爲意於死
生之際則足以見剛健篤實之工也入處銀臺晋亞
騎曹間膺專對屢制藩閫而終不得一日安於朝廷
之上未盡展布其所蘊然愛君憂國之誠終始如一
惓惓不忘而如其一事少違素心炳幾識微奉身輒

退亦可見其剛毅果斷無一毫顧戀之私矣嗚呼先生其眞大易所稱自強不息之君子而孔子所謂吾未見之者歟蓋先生之學自以折節從事不欲汎濫而旣承師說專用力於大學又以語孟庸羽翼之卒能有所大成而純如也今於先生所著大學兩圖白鹿洞規觧可知其爲學標準於孔孟篤信乎程朱旁及於諸儒而深造而自得居安而資深矣由是在已者爲實德在人者爲實學而遠近學者翕然宗之遺風餘韻愈久而愈盛苟非稟陽剛體天健而有得於眞知實踐之工惡能如是哉舊有先生遺文與新堂

鄭先生遺文合刋而行布者曰兩賢淵源錄先生祀孫鍾基與十二代孫光運謂兩先生傳心之要旣有淵源之本矣今當世代邈遠之後分其名目各爲一家之書尤似有關於發揮引重之道遂迺分出淵源錄中所載詩若文若干首及附錄而并其後公私撰述之不入於舊刋者輯爲一卷將付諸剞劂以疇睦忝在外裔之末屬以卷端之言疇睦何敢焉旣屢辭不獲則竊伏惟剛健之於人其爲德爲用大矣哉先生初靡文學師友之階而奮發反道疾於風霜旣反之後抵當耐過而不厭不倦終底有成則其剛不足

以爲德於先明之本其健不足以爲用於利義之判其何以致此也晦退諸先正之所推重詎無所的見浚慕而然哉誠願後生小子挹先生剛健篤實之光服先生用勇行果之能而加之以所謂不息有終之功焉則是集之行必將大有助於斯道而先生玅道精義之所寓眞不在於文字之多少矣嗚呼

一善世稿跋

一善世稿金梅墩先生及其子活溪孫翫睡齋三世稿而謂之一善者取姓貫也梅墩早師月川私淑陶山而浚得法門準的活溪翫睡紹述而羽翼之蓋其

懷寶葆眞不與世逐逐而俛焉孶孶以進修爲業與一時諸名勝往來講劘學旣成而不得有所施於世則只得以其學發揮於天人性命陰陽象數之圖若說皆可以爲教於後學此固三賢家傳世法也問學旣如是行懿又淳至而文辭祛華宗實惜乎其全稿兵燹家火盡入之今其所存僅捘之契家遺落之紙卽嵩秦毫苾然梅老悼守愚活翁訟文元其文悲壯質直能使人悚然於百世之下卽其精神氣魄所寓可類也已儘覺集之傳不在多在此等文字及圖說獨賴其不歸於閪失也稿本始睡翁子四友公收葺

燼餘後孫相發氏援訪夏勤囑晦屛中公燮正而七巖金公蓋嘗題以金氏三世淵源錄今十代孫時澤將繡之梓來託丁乙於窮谷中以其門長老意請以一善世稿題之噫睦非其人懇辭不獲則篇題惟門老命雖校唯晦屛勸三世事行之詳惟七巖跋語耳顧不佞何贅焉爲感慈孫顯先之誠略加手證而數語書其後如此

瓶齋遺稿跋

我 中明之世有純孝正學高識之士曰瓶齋朴公諱河澄蓋其當時師友之盛尤有足以百世也公嘗

以薦徵爲教官一登對　便殿論帝王之道以陳戒遂棄歸隱居讀書以終老凡其一生詠懷之作諸賢問答之文不爲少龍蛇之燹隨入之其收拾燼逸餘者僅得數十餘首爲一冊藏于家今後雲圖所以爲不朽之傳十一代孫聲默遠來乃以識跋之辭屬疇睦疇睦竊惟滕處皆穿艸不生春風應解至孝情純孝也惟務己施爲學明理正學也戊甲己乙禍故相仍則始不屑舉終如脫屣而有以求吾所願從之嘆者高識也有一於此尚可百世況兼有之乎今就是卷閱其師友則紫至陶山尚矣若南冥三足聽松灘

究果何等名賢也觀斯稿者是不但据其詩文而知公之所存也論其世尚其人亦可以見公之爲人矣噫

洛南遺稿跋

崔洛南公積誠白父枉炳幾衛　君難蓋人不論學問功業事顧已分之所當爲其非此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洛南公之平居也倉卒也所不可勝用者卽只仁義君親之心也積誠炳幾卽是心使然寧可一半及麟雲彝鼎之利哉意其過庭之承必有淺於是者而惜乎遭世多難中

道遽殞撰著不富斷爛不收無以徵乎晚暮之工也公八世孫觀植氏手公稿一冊屬疇睦溪居爲編校之役且徵一言觀其意頗以尠略爲歉敬發藁詩若文僅十有奇寂寥乏者宜若無恠然不知夫賢者之言不在多少耶今讀之其言總是實眞所謂一生仁義之用兩盡君親之分者爲是言益嘆言簡而意重耳邦人始得公有德之言矣後輩之獲與覩焉則觀植之誠也數編文字之出亦有待耶疇睦乃敢不量不肖訂正數處略識如右

昌臺鄭公實記跋

贈亞卿昌臺鄭公後孫允夔奉公實記請疇睦識其端觀其意淺以公之詩若文無所載而一卷裒成只此稱述之文爲歟不佞謂之曰毋以也事者行之實文者言之華公之草野奮發之義江淮保障之功其可傳而爲勸於世者如彼盛矣則公之事卻總是實其所欠餘力之華夫何損於公也然公年僅不動心遽當難而隕身又奚暇於收稿哉當日而上焉而有穆陵中興誌下焉而有吾先祖文忠公懲毖錄金文忠公壬辰錄權忠毅公啓聞而書公事甚實其與夫無是事而徒詞華亘咢者相去當如何也屬茲邊圍多

虞之時惟如此文字者行於世然後世之實心爲國
者其庶聞風而興起矣其獨漏牲券疊壇之封終闕
崇爵美謚之典者正坐渝俗之務華袪實之故耳令
人掩卷喟然豈獨爲公而發也耶允變甫其無歉焉
可也是爲書

石川金先生倡義事實跋

金友崑秀河源聲昊公漸託其十代祖芸亭先生碣
記已又出一通文字示疇睦曰此吾九代祖石川先
生倡義事當時諸賢紀實之書也疇謹受而讀之書
雖不多亦可以見先生之本末矣噫睢陽之義昌黎

有敍文山之忠西臺有記則褒忠顯義固不當若是
乎迺我先生奮忠倡義之蹟較之睢陽文山雖有大
小高下之殊其當日之事則固文山睢陽之事也睢
陽文山俱死節於賊手而先生幸而不死而功成而
不居焉若使之當死地先生之心豈不亦睢陽文山
之心哉其辭賞一疏言辭質確無非出於忠義於此
可見其本原所發與修飾枝葉者固不同也先生承
過庭之訓蘊德行之懿平日講學讀一字得一孝讀
一句得一忠積以年久見義精深畢竟樹立卓爾不
然豈能然之乎昔我王考有言芸翁至行懿德足以

模範一世石老繼之躬孝悌秉忠義蔚然爲鄉邦之矜式是其芸翁之孝石老之忠宜乎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嗚呼豈非所謂世德耶　國家於壬亂倡義諸公無不舉旌褒爵謚之典而獨於公闕焉宜若可恨而源漸乎無恠夫如是也自古及今忠義孝烈獲蒙旌異輝煌宇宙者何限而終是容人力於其間者參半焉則如先先生之實蹟迺以無人力而及晦矣是豈不亦先生之遺風乎源漸之撫茲遺餘圖爲不朽方可謂子孫追遠之實地眞誠也三復感嘆之餘題其末如右

蘓庵裵先生敬齋箴解跋

裵斯文錫一甫奉其從先祖蘓庵先生集四冊訪不佞於山居見屬以跋語不佞盥手發其籍至哉有德之言也疇睦誠無肖非知言者懼非其任先進已置言何敢以不腆之詞架疊之爲也謹逡巡辭謝而顧惟集中所載敬齋箴解一篇卽先生晩年所手輯而逐段分註者也以其所聞於師說及所得於經旨若宋儒之書伏以讀之屢日而不厭信乎其朱子所俟後世者也仍竊伏念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而爲聖學終始之要道也故朱夫子嘗綴張敬夫主

一箴之遺係爲是箴書齋壁以自警焉蓋孔孟程張之道在天壤者得朱子而其言悉著其義畢出無復遺蘊而其最切於學者地頭時分之工而所以爲維持防範之道者則不越乎敬之一箴耳特其言句簡嚴義理渾全學者於此不能究其規模之大旨義之奧而推類以上之由暢旁通則亦何以盡其精義妙用之所極哉此解之所以作而俾作後出晩進專精一意之所資也嗚呼盛矣先生眞所謂善學師道者也退陶老先生嘗論蘇齋先生夙興夜寐箴箋疏曰斯道不亡於吾東則此解必傳於後惜乎此解不及

就正於武屹論道之日得蒙其一言品下也疇睦適於欽嘆之餘竊欲與同志者相講明故致區區於斯文如此云爾

眉叟許先生所撰六臣疑塚碑銘跋

余從友人朴奎鉉文實得見眉翁所手草六臣疑塚碑銘眞本之粧爲帖者諗曰余出入君家三十年君家篋藏無有不見見之是帖最宜先不特未之目其中經世故流落遷易不知所之者所聞於君家之錦老圃翁者如是而已曷因而君得而復奉守之也文實出示老圃公跋文曰此吾王考作也由來事歷略

具子其證之且毋靳數行文字以發人意思也疇睦
敬翫移日竊伏惟六先生事固是天壤不沒之義也
許先生文章心畫固是天壤不沒之籍也以我許先
生而立言於六先生墓道事宜無疑而不定之理而
當日事如彼後世無傳述則雖以翊贊公之親許先
生之知見猶不能穿鑿揣意故曰疑塚也疑故信於
人也疑之信或在其中矣無明白傳信而徒欲異於
人而曰無疑則此其果取信於匹夫匹婦乎匹夫匹
婦尚不可況於今古尚論之士乎臨江一絕此東坡
所以起感余未嘗不三復於斯也是帖之轉輾漂落

經幾星霜經幾刧會復入於朴氏而朴氏而君家者是孰使之然歟此可據以爲省翁心畫無疑也大凡人情於事涉推擅無不生感况是帖乎百世謹守之道何待鄙言不可以不文辭遂書此以復之

金河源家藏四先生手帖跋

右帖星湖大山立齋三先生曁我王考府君手書也范至能題溫公帖曰開卷肅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盡余閱先賢帖深以此言爲至日里閈友金峴秀河源拔家藏舊紙得四先生筆補付成之携以示疇睦請書其下疇睦義有所不可辭謹盥手奉翫星翁

爲河源曾祖龍岡公贈詩一大老抵龍岡書三立老
詩七書一與龍岡長胤處士公又序一小學圖大學
圖敬齋箴圖夙興夜寐箴圖謄本各一與龍岡季胤
簡默公王考詩一書四贈抵簡默河源郎簡翁之孫
也疇睦竊伏自惟四先生挺純粹之資躬聖賢之學
道尊德盛師表百世則非近世所稱大賢乎片言隻
字遺落人間偶爾而得之猶知所以尊敬而粧奉以
爲計況於父祖交遊往復而笥傳世寶之重耶於乎
永山氏之文獻也盛矣親仁取端君子懿之今龍老
三父子之於之四先生是豈直曰親仁取端而已乎

哉㨿此而其際可見見其際息其人息其人得其心況子之王考懇懇無不至於吾王考吾與子之所共及者乎河源之表章是帖正所以推廣是心欲使夫世之人知妨賢一膜便能害事而至誠推賢爲令名無窮焉不特不惟開卷者邪僻之心都盡也是孝子慈孫之事河源能無負之其不爲几閣上翫物也必矣吁可敬也夫不肖與河源弱冠同受業於吾王考至今撫翫遺帖豈不以之興懷耶河源以吾王考書柬率倩代而親蹟只此滾有歉色余曰見之而加敬不在多河源然其言

下盧黃公所編朝野信筆跋

嗚呼黨人分崩諸家文字囂然不知大公順應持氣力之纍而文之此桐巢南公漫錄所以作蓋石壓筍斜出耳士類爲勳戚所制其言遂爲世大禁且將二百有餘年由是未有能立言者間或數少發明率畏約不得出去其中獨桐翁錄殆於家藏而戶誦其亦異矣不佞尊閣之每意息煩惱輒一讀嘆咤比得下盧黃公所編分黨來歷書於趙學士聖惟所其書自宣廟朝皋相遺劄訖于　正廟御製樊相誄文而並　傳批章奏書尺記述凡發微闡義之大關國是

者序次而名之曰朝野信筆一開卷瞭然使我諸先生曁諸名公心事皜皜乎光明於天下後世而齊田魯桓漢世江霍王梁欽融之徒固不敢遁情於禹鼎之下雖不用私自論識而其傷時悼俗感慨憂憤之意寓在書例去就之間有如氷霜斧鉞令人凜然動魄能於滔波劫燼全局黑死之中起卓得樹立如此厥功偉矣然愚頗竊有質於聖惟夫賢人君子立心行已顧何嘗欲爲黨又孰不欲袪黨也以其君子不可與小人比並而爲非則小人於是乎直敺之爲黨人此千古君子之所不得自脫於朋黨之目而世禍

之所由生也彼小人之勢成威立戕毒斲喪而不復
知有道理者固不足與言於此雖以君子者視之大
學正心之功有所未盡則過與不及之間自不覺其
是非之失其眞矣況其下者甚至理不明而以邪爲
正認慾爲理者有之意不誠而以私奪公冒利爲義
者有之是以光明俊偉之業妙道精義之言大中至
正之義與夫抵間攜貳之誣極憯切寃之禍雖出於
同室共尊之地平日切磨之懿一有禍福之怵倩克
之萌其不爲邢和叔白敏中之歸也者幾希況敢望
其辭而闢之有摧陷廓清之功乎近見士類家後承

如有先蹟出自直筆無不塗改鴉乙而寧委之淋爐
蠹鼠不欲并觀於自中者便成一義何也其非學術
不明之致也耶惟公奮起叔季之世不顧勳戚殷咆
之勢睒滚有慨於甘自瘖伏年忘代泯之域褎稡檄
出萃爲一編克致其抑絶持維之力以明夫天理民
彝於百世者豈欲故爲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爲哉
朱夫子所謂特以秉彝好德之良心憤世疾惡之壯
志得於天分之多而不爲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
於此自有不能已耳者非耶曾聞公有大家見識信
然除非一生於學術上理會出來立得實志用得實

功不知更有佗事此心之體用正而公邪正理慾義利之辨觸處洞然以之行已以之看人以之處事以之發言將無所往而不得其正者能然乎是知公不專爲文辭而聞乎世蓋眞有所本焉爾孔子作春秋垂空文而孟子當之一治之數知世道靖人心淑雖無作可也亂極而終不治則生人之類盡矣玆豈非不得已於筆削而懼當時之亂賊立萬世之大防乎後來良史氏用爲稱擬則固僭矣原其誅褒之正大抵皆法此也噫一亂之極矣至於此儻微公此編之有述後出晚進復雖欲講明而篤守之亦何所據依

哉大易純坤之終不可無陽者此也吾欲與桐錄同爲一編以明其志事之隔世相符百世之下如有論定之日之編之爲指南也無疑矣惜乎沈鬱沒身齎以入地不少見於世也其不肯俯仰於流俗寧之死無聲可知也公去今才四五十年而墓木拱矣若可與之同世而無由焉及此息公於九原尤不禁難作之恨嘗觀綿城朴公所撰桐錄跋文辭嚴義正大可以激懦風而褫醜魄遂不揆其淺蔑竊有嘆於斯文略書所感於私心者以與同志者證之不但僭妄之爲懼而已聖惟庶或諒其區區也否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九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十

題跋

敬書千里面目帖後

疇睦聞蒼石先生手糚千里面目一帖在酉上一欲奉翫者雅矣從先生後孫友培穉益甫借見之卽先生幷時諸賢書若詩而所嘗與先生往復酬和者也粲然眞蹟萃在一帖中穉益要疇睦識諸卷端疇睦何人敢犯不韙之罪顧淵源家後承忝外裔末義終不可已於乎先生道學之盛風節之高固已震耀當世垂範後學至今赫赫在人耳目蓋其得之經術之

濩者靡不於　筵對講問而發之爲匡君救時之猷故能獨立勳貴殷咆之世隨處障瀾百磨不磷至於緒餘之出而輸情於遞筒寫意於尙簡所以相與相成於同聲地者莫不有酬斯和有往必復有如梧里寒岡漢陰白沙五峯一松芝峯用拙少陵月沙諸先輩從可見先生之道不得行於當　朝之勳貴而獨得行於千里外朋儕名碩之間也末學顓蒙獲與寓目生平大幸爲何如哉抑疇睦因是而尚論其世先生入而晤言于一室出而遊從乎同門贈遺之韻語訊問之札翰想不爲不多而今以是帖觀之凡載於

帖中者寒岡以外率是漢北之賢噫此其特爲千里
面目之義也歟此義尤不可不知也余語穉益吾先
祖西厓修巖兩世及愚伏先生先生之師友也師友
間手蹟先生亦當先輯之矣或有見輯而奉守者否
穉益愀然說家屢火卽無論師友帖先世遺墨幷蕩
盡而此帖其毫亡而幸漏者余謂先生家而厓愚帖
不在是不獨漆雲之憾已非先生當日意遂出家藏
三先生手筆敬編於帖首但非抵先生者是可欠耳
亦不幷編於篇題之內者重違先生命名之意故也
覽者詳之帖已舊多破綻謹輯之略書之如右

敬書金學老家藏先賢帖後

金斯文學老差余一飯後等行不至甚截然眞老成宜不待人爲知見於余尤不宜猶不以不肯下問處之顧相與於聲氣志意之中者不淺淺也向余過潭上學老出示先賢書帖八冊勸余爲之題辭不暇敬上手展之舊五冊以圃退爲首而退陶以下諸賢暨吾家先蹟學老家先蹟附焉此世守者也木葛諸賢所載新裙冊三卽學老拔舊紙續成之也起而歎曰多乎哉則余百處無一誠獨於此用意賢徽所得頗亦不數少矣所息在妙墨絕藝畢竟做不得見賢息

齊弱冠至于今殫精不已者其非爲喪志役歟然憂
冗之時寂寞之次一展之几閣不覺煩惱昏滯頓去
況子之所爲帖也卽其心畫所形使人加敬也乎其
視字好雅翫奚翅爲得失也噫吾東理學闡老爲之
祖至退陶而集大成焉則此帖之得此以之爲終始
者其偶然已乎可見子於晴囱讀罷閒居物來手一
帖開一面便肅然以應之也盡帖而以次謁其不有
感會尤別者耶子之言備矣何待夫人而必於無似
也是亦下問之意也旣奉翫吾先祖三世手蹟感慕
之餘樂其意謹書之如此

書族姪汝木 道鐸 先賢筆帖後

右帖首退陶老先生筆以下次退門先賢淵源諸老手蹟此皆汝木所求得而手自褙糚者也昔范至能題溫公帖曰開卷儼然使人加敬此謂書心畫也心畫所形足想其人故耳余於汝木所爲帖開卷加敬云者以汝木能知其所當敬而敬之者爲亦可敬也嗚呼世之收藏古紙者其不歸之翫物凡幾人乎哉今觀汝木言貌動靜是實實心做者誠能以其實心日對先賢心畫庶有以知先賢用心處汝木勗哉汝木謂余好古其所得墨蹟分其半以公之此亦仁者

之心

謹書梅墩活溪遺稿後

一善金友時澤奉其先祖梅墩活溪亂睡齋三世遺稿訪余窮谷之中託以丁乙之役疇睦其人歟何敢當伏而讀之文雖不多世雖遠亦可以槩其所蘊矣蓋梅老陳情辭活翁辨誣疏言辭質直意氣激切使人竦然於百世之下苟非其天人圖說之發揮師友淵源之資益本源如此其所論粹然一出於義理之正顏何能如彼也貞白自守空老嵌巖梅活睡所以自得者然耳是豈後來聲貌溯嘅不已處耶不有睡

翁子四友公斤斤收葺於兵燹家燼散失之餘而後孫相發氏亘勤搜訪於知契家時澤氏彌綸成就之其何能繡之梓而公諸世以不替於家聲耶此小學之所以取李相昉家法而美宗諤之能有述也既辭不獲略加刪正之餘數語題其後以歸之

書柳村朴公稿後

日月城朴君瀚祺奉其門父老命來余溪谷之中示其十二代祖舞溪公稿本二卷已又示二卷請書其末曰此吾先祖柳村公遺文而柳村舞翁之孫也余受而讀之足以徵公之蹟也公當壬辰之難甫投筆

進不有守土將兵之任而能仗義赴郭忠翼於火王秉障失死保障江淮厥功茂矣功成之日角巾鄉里惓惓於爲己之學而論敬議禮之書亦多有精研而契悟焉其忠義拔出造次學業往往使人有竦動處殆愈久而愈切是皆本源之所發也有非修飾枝葉者所同也宜乎舞溪公之所成就施及後世者如彼其盛而郤穀詩書中來者尤豈不爲見重於當世之賢也耶不然詡老梧翁之誄何以有此有欲驗公之實於此可矣又何待百世之子雲哉三復感嘆之餘題其後如此云

書淸瀨文公行狀後

我東方被兵自羅麗至 國朝數千年來未嘗無也顧何嘗有如壬亂之棘也于時八年之間大小鏖賊之功殉國之烈有未可以數計也議者必功稱閑山幸州烈首東萊晉陽蓋未必非確論也然權李兩元帥身制閫外手握重兵則其氣力形勢亦足與有爲也宋金諸大夫官守有責城邑見陷則其分義處置自不得不爾也至若淸瀨文公官不有微末之責手不提尺寸之兵徒以大義奮起草野幾危者無不至焉而卒能左右楓翁保障湖嶺之功之烈詎多讓於

閒幸萊詈之下哉江淮大功乃出於白面一書生而如使權李諸公見之劉錡之所以發嘆於虞允文者豈非今日道哉余嘗得讀湖南義烈士事蹟至文公事尤欽慕者雅矣近文公從裔孫基德基萬遠訪窮谷之中出示狀行之文請一言置其後余非其人辭不獲則謹書其所感於心者如此以歸之

題北亭柳公行錄後

北亭一武弁也仕不顯無所知名今見其行錄凌嘆夫人而不自衒則植志篤行之士埋沒類多如此噫公稅服而伸幼孤之哀供米而盡取死之義登崇禮

則傷和議憶睢陽則約不食應對計數而見知於南
藥泉摩挲手畫而感泣於朴定齋之其大節蓋有學
問人之所難能者是何遽遜於敦詩說禮之郤縠耶
聞其祖以布衣抗疏斥偉鄉廢論公之事固有所從
來而 坤極復位勤問供米人公在禁中絕不道亦
未嘗於家間有是言其深自韜晦猶恐或知可知已
噫公惟知自盡分而已又何可埋沒之足道哉噫

書片總節實記後

比論龍蛇兵事惟曰有四大戰平壤素沙間山幸州
耳平壤素沙出於天將間山幸州出於我將而丁酉

之獮靡素沙 王京幾不免再不守矣然則是素沙
豈不爲四之一哉若又擧其素沙所以全勝之故其
不在於猿軍歟噫對陣交兵出奇制勝何限也如猿
軍事此遥牒所未覩語到未嘗不擊節嗟歎然顧未
知其爲天將誰所作爲爲淺恨已頃於前後東征天
將錄始見有所謂漁陽總節片公碣頌者從李麻諸
提督來日月生大彥來示總節實記一卷請余丁乙
而一言識其後余得覽過一通然後迺知素沙猿軍
事出自總節嗚呼之一事其功詎下於當日諸公下
哉 朝家於平壤建宣武祠閒幸則極於崇報而來

雲方且顯榮於國矣獨於素沙不徒酬著表出之典闕如也至其子孫落在遐土不得并於冠帶門族何歟豈 朝家徒知素沙之事而於總節則照管不到耶嗚呼我東方 宗國無疆河山如故而 明社之屋已數百有餘年矣凡看文字卽無論事之大小有語屬 皇明者只增匪風下泉之感爲之掩卷太息者良久遂書此以歸之

書風峯朴將軍事實後

嗚呼南漢錦州之事尚復忍言哉當丙子 上之幸南漢也風峯朴公以都總都事背負 上入城當癸

未虜徵我兵犯 天朝也公領兵至錦州紿虜卒不
戰而還說者謂負 上於危難之地固難矣然曷若
死上者之爲難也錦役幸而虜聽從耳如不得聽直
驅而南公將如何之言也是大不然漢山邑 蹕時
當隆冱日已曛黑風雪轉甚氷崖絶壁極於天塹固
無柰乎蒼黃攀躋而賊鋒幾及侍衛皆飢凍顚仆既
不能步又無以騎上下遑遑罔知所措殆哉岌岌迫
於呼吸于斯時也適有一郎奮力直前背負 上躬
涉險履艱卒以全安噫自非勇力絶人詎能爲已縱
勇力絶人自非忠義過人其何以辦得來耶只知有

君上不知有其身 王體尊嚴氷阪峻滑一心奉持一步致愼臨深履薄未足以諭其敬透金貫日未足以諭其誠安得不天相斯人以衛我 社稷也當其爲也直身不死耳其心等死耳烏可以死不死語其難易也且生固有甚於死者公之生也眞所謂有甚於死而此尤死上者之所難能也 天王南狩莫保朝夕以虜崩山絶海之勢豈其力不足而索賦於我哉是猶用其手以技其目使其子以敺其父也時則北好已窮域内稍安 上雖不忘在莒之心而縉紳韋布之徒恬嬉渝墮惟知虜爲大國不復知有昨

日之肉骨我之 天朝不唯不能出一氣以相抗乃
反汲汲焉艤粟往資之濟師以助之于斯時也顧以
領兵之任請屯錦州之阨詭虜遂志全節而返則噫
公之此計蓋有素定於心而此心卽云鋏去丸者之
心耳虜之聽否奚所計耶如其聽無他焉如不得聽
而驅而南之果如說者之言公其爲役於犬羊之讎
於我者而忍與 皇明遺師對陣交兵以相鏖殺者
哉所處殊塗縱不能如三學士之抗疏蹈烈若當其
地豈不得爲金將軍之柳下褢尸耶執其形勢而論
其難易此乃世人之私心也豈是眞有得於理義之

所發也日公之六代孫震英奉公實記一冊來示疇睦請敍其後余豈其人耶辭不獲謹受而閱之冊所載者漢錦日錄而公之文與事實皆在於此嗚呼令去公二百有餘年忽生於其時者日遠而月忘殆不知有當日事況今之世儻微此等編之存其不至甘心左衽而不識世間更有尊周之義者幾希矣於是特就日錄中錦漢兩大節而立論如此至如先倡擊胡代氷求魚刲篌登堞衝賊隨城灌水氷城等種種勞勩語具在序跋狀碣中茲不贅

書虎溪申公丁卯倡義事實後

長陵丁卯之訌虎溪申公爲聞韶倡義將距其丁卯四回甲二百四十年之　今上四年丁卯始以公學行及丙子節義　贈吏曹參議銓啓提及丁卯義將事於是同鄉權自樂堂後孫謂義將自樂也非虎溪也極詆之申氏亦辨之不置彼此通書各有援證有言於余者曰申權之事申非而權是余曰何以知其然也曰自樂己以倡義事　贈同知敦寧矣愚伏先生復　啓以自樂當義將則當日　朝家之典宗師之言如此申氏之證不過洪晩退之虎溪墓表也蔡樊相之按廉碑子孫錄也是皆自家之文獻也聞韶

邑誌文攷錄三忠實記丁卯倡義錄等書亦不過本
鄉之遺事也是惡足以比同於　贈帖若復　啓耶
余曰子之言然矣然子其不惟夫溪究乎　先朝聞
見之世同敦　贈帖之直以都有司所募木七十六
同餘疋太二千餘石以補軍餉事承　傳啓下則可
知其仰請之在此而不在彼也至其愚齋所　啓則
以我百世大宗師而身親號名者也凡爲後人孰不
尊信況於余不佞乎第其丁卯義兵未及踰嶺而罷
則倡義諸公縱有忠志之足尚初無勞績之可紀而
愚齋之特舉自樂而稱之爲義將者爲其補餉一款

獨爲先事之效矣大賢之薦人入 啓豈無稱量處
乎愚故曰愚爺之 啓爲其補餉而 朝家之贈在
於補餉也倡義事則均是義耳管兵事則同是將耳
愚爺之謂之義將不亦宜乎平山講和中路撤還則
虎溪之治疏詣 闕此豈非身倡大義未伸已志之
餘恨耶當日郵官之 命在虎溪雖不足言 賞典
之所以首先施及者其不在於義將耶先賢一言最
所徵信而自家文獻本鄉遺事謂皆不足信者子之
言亦過矣自古秉筆君子孰有外家狀而爲碑狀者
乎雖然虎溪之淵源學問昏朝直道丙子節義有非

一時義將可議也申氏之爭些閒是非者是不厭人意處余亦不以爲是也遂次其問答而書之歲戊辰白露節老柴居士書

書衞道錄後

嗚呼此乃豐山金氏先世世世爲吾西厓先祖尊衛享實也自吾先祖慍于羣北而被致弘之慘誣也草辨疏而未果上且其力辭陶山全書序文之請也書告晦庵不以紘嘉輩之事而掇其講論之義者悠然堂也辛亥之疏庚申之配屏山之復豐嶽之仍而衞吾道之正盡事一之分上告旁諭死而後已者鶴湖

也慨然以明是非辨邪正開世俗之惑爲已任而出辨誣之錄者鶴沙也豐嶽之論悠悠不熄而書面論諭終始保護者美村東菴竹峯也歸正南溪潛配之事者美谷也祖曾盧江潛遷之變者獨山也敬守廟奉不易之位以折廡請換次之論者畏厓也又其湖南誣書之刋而迂路入辨力破緊犯書示宗門俾有辨斥之擧者石泉子爲尤難也今其湖爺竹老之孫美谷公之子前寢郎鶴岳公懼其久而泯也撤而不一也遂掇出合幷以次編輯而附以吾家修拙之所嘗於鶴湖忘窩廣麓鶴沙一慵齋鶴溪諸先生挽誄

文跋而終之名之曰衛道錄間以示不肖命書其卷
端疇睦作而拜曰兩家盡一家疇雖不肖豈敢不知
今對此錄益不禁油然之感爲之淚落嗚呼豐山氏
此錄此其家先故之懿也此豈但爲師門地哉實欲
爲　國家闢邪詖之說救朋誣之禍以正人心而扶
國脈也其盛矣夫鶴嵒公之收拾寓慕至於此勤此
可謂能述事繼志也鶴嵒公及其從子承宣令公與
家大人自少至老情義同骨肉視疇睦如子姪於其
命敢不敬諾未幾寢郎公謝世往哭之承宣公授册
子中以平日之命疇奉而歸遽遭母艱不得屬筆其

仲季胤守欽字欽送其姪洛樞以書來索文竊惟事係祖先亦不必以草土爲嫌故玆綴數語以復之嗚呼世道滔滔迄無所終極若使錄中諸先輩見此爻象未知復以爲如何也噫

敬書丁酉文科榜目冊後

嗚呼此我叔曾祖考府君登科榜目冊也府君家貧親老所處極艱苦供養之暇兼治製講大爲儕流所服 正廟御極之翌年丁酉釋褐文忠公後孫始府君登第人皆以遠大期之 上聞知爲文忠公之後孫唱臚日 命引見下 詢文忠公畫像有無 天

語疊疊玉色甚康都承旨洪樂純白某是故相孫
朝家當各別收用 上因嘿然疑府君雅於洪也由
是內外官首擬多靳 點府君晉道遂踣蓋樂純嘗
爲公洪監司時吾宗大父豐昌公以黃澗監務考下
樂純堂族以慕堂西厓誼分如何不無自中非議樂
純甚愧及是因端薦誦欲以講世而塞其責乃反爲
閼進之祟豈不異哉府君通籍十餘年未經臺望李
公文源以長銓大言於政座曰柳某通淸至此遷就
亦足以觀世道也首擬持平蒙 恩上始廉得公與
樂純素昧狀頗悔之己酉春瀛錄時議及舘論皆屬

望於府君樊閣以右撰監堂錄謂曾圈人曰誠莫先柳某如權坪過此無望矣吾輩參錄先優而後劣劣者終無可得之日而成入門戶不廣耳權果見錄辛亥秋府君卒當是時 上眷嚮嶺南嶺人稍稍登用府君卒之四年甲寅豐安鶴樓諸公幷登甲科 上喜甚親製文致侑於文忠公祠乙卯王考以遺逸被宣名恩數徧在吾家以府君有學有守可以精神館閣之上儀刑士林之中如在其時年未洽六旬與之彙征業與年大位與德稱光輝充發詎可量也而匪類空言寔由外膜同已異辭不害吾仁畢竟左枝

右梧不免齋志於家運一回之際嗚呼眞命也夫府君有四子伯公種學有聲望於儕流仲季公咸能績文成就室其受食于後人謂天道不誣又皆窮老無命而逝天意人事其果如是而止也耶不肖閱家藏得府君紅牌科作官敎合爲一軸俾爲世守之圖又於再從叔守祢氏處得丁酉榜目冊即府君手草草本而尾附榮問錄者也才閱卷不覺感淚交零謹書府君釋褐後始末大略于冊末並藏之後世子孫誰復有識此意者嗚呼悕矣

三山圖誌後

宜庵處士安公諱德文字章仲所著三山圖誌向來
吾南賢達之爲序跋詩說者不少頃公之孫欽奉是
冊索題一言于疇睦就伏見冊中有吾王考小敍酬
公之文其舊可見敬諸而淟涊多年之間矣曁再來
申之慼然而操管夫三山者王山陶山德山也之三
山者我東方道德文獻正脈高風之所在處苟眞心
敬慕者旣無以及於其世躬親函丈則著襲其容儀
承聞其音旨不可得矣卽不過入其宅里謁其祠院
讀其遺書以寓其高山景行而羹牆見堯河洛息禹
之心其必有惕然而感油然而發其有益於身心而

畢竟爲實處事行者豈淺之爲哉然殊方以生限地以遊而尚能有不遠之者况其居一方而地宿春者固多有終老而莫一遂間或有一二遂而終未見有盡其三而遂之其遂其三者又無可以圖誌之摹狀者乎今瞷公之盡其三而爲圖誌也非惟遊賞而已詠歌而已庶其眞心實得處不然賢達之推詡豈若是至耶後之覽者其毋褻此書也姑識此卷端而歸之

題徐孺子稿

徐孺子名應潤星山人也余所居邑隣閈孺子英妙

名甚孰欲一見遽聞其死嗟惜者久之歿後六年其弟應淳持孺子詩稿二卷性理說五卷來示請余一語置之端其所錄性理自太極陰陽五行心性情理氣以至鬼神之辨異端之斥靡不記之惟其掇拾湊合雖有所未的暢處其誠心爲學不放過之實蓋見於此詩亦非藻繪之所發也弱冠之年見得已如此孺子可謂有過人之才性矣嗚呼以其氣質之美識解之早若假之年必有所成就而乃得年止於二十七不幸之甚也應淳又示其行錄一卷而星士列名呈狀之文川檜晴王諸院之通在其中又可見其孝

行有過人者不待其徵於龜雉冥夢等異事而爲可貴尤可哀也其弟之求文闡發圖所以不朽者亦可謂其兄之弟矣旣無以荅其懇遂略書所感者如右

題萍湖金公學契案

余重表從大父金公鄉之老德也暮年移寓湖南之朱溪嘗自號曰萍湖居士返于鄉且十年行年七十八養德劬書如一日而精力不衰學力之不可誣如此蓋有所承受於吾王考云今其挾筴之士相與謀及公之世各出如干物編名載案俾鳩長應後圖所以爲不泯之計公之胤富河囑余書其事不佞懿有

所自别於人況其所受眘尤非佗可比敢不異於爲善樂與之言乎噫斯契也誠耳非誠無物苟使同契之人能一於誠而始卒無替則教學之道庶乎其兩得而有辭矣

題李穉章手書文苑黼黻後

完山李友鍾夔穉章大人庶尹公余大人執也大人嘗以李公爲當世宿德儒者余亦獲緣承拜望其儀度粹然聽其言論灑然於是知宿德儒者如此退而私自嘆慕而因此兩家子孫世分固不淺余與穉章相頫注余使伯兒道頭借見穉章手寫文苑黼黻二

十八卷則無一字非其手筆而筆亦終始謹拙一在其中卽此而其不負家庭之學而誠心爲已不放過之實可見古人所謂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者爲可敬也顧傳騰荏苒還鶣太晩愧余鹵莽不能見乎於人也且君居洛中余蟄山南僅識面而已恨不得一同處而從容盡君之所有也遂書此於篇末以歸之以俟佗日觀

書朱太史之蕃帖後

朱蘭嵎以制科第一甚名於 神皇帝盛際而筆法亦高妙與祝枝指文衡山相上下然蓋能兼三絶者

蘭嵎一人而已其薄蹄隻字輒爲兩京書畫家巾笥之珍而嘗宣詔于我東專對之暇筆落章成大驚東人至今稱皇華之美必曰朱蘭嵎而得其餘唾賸墨不啻若拱璧逮丙丁之變諸家所莊殆盡於建虜一炬而剡經渚灘中華文物已矣無徵余竊悲之晚乃得見其東軺時車踰嶺詩一帖於李子厚所而出自康竹磵舊藏余始而疑終而信久而益篤繼之以咨嗟愛翫不忍釋手也其字畫遒婉不拘拘於繩墨詩亦瓌奇

書厠傍竹詩後

庚戌余覲在湖衙一日如廁廁傍有嫩竹一巨竿守廁者方去之余喝而止時當流夏溷穢騰臭人不能觸臭而是竹婷婷娟娟挺然有昂霄之像介然無塵累之意余因賦古體一首以寓感傷之思後四年先齋石竹書堂成日偃息其中而階庭草創未事花木殊無以助發幽興屋右不數武有民舍適見舍之溷廁邊數竿疏竹翳在林木間徑造其下旣無以久留則心竊爲之悄然不樂噫余四十年無竹而居何能如王子猷之於此君萬一而謂無素契於其淸姿孤節則未也見其不接於芳隣則如何不嗟惜之見其

不接於芳隣而絶不受一點穢惡之氣則如何不愛敬之尤不已耶余雖闒茸粗有見得於秋冬不萎之實前修特賞之蹟如樵牧渠何以知可敬可惜而廁傍之立適足以爲賤去之資矣使之婆娑於明囱棐几之前得以合同於梅兄石友之間其爲仁人君子之所取之者奚但如子猷之就其淸而已哉顧乃誤落於糞土之中聽命於庸奴之手其不自拔惟其所爲反不若蔓草棘木之叢靡樛轕是重可哀也擬以來春付課兒移來淨階上恨不余手執周易耳竹雖植物之一非凡木可比再見所遇之一相似甚是異

事遂錄前日廁竹詩貼之壁上附以所感于心者如此癸丑榴月既望澗谷居士書于石竹精舍

題李夏卿日錄

易乾之文言曰修辭立其誠君子之修文辭正爲立己之誠故聖人說誠以乾道當之君子之體天而行健者豈不是終日乾乾爲之本也歟夏卿老先生之後也余西厓之孫兩家先事固國人聞見以如之世爲此過從之問於余不佞者其義則甚大而顧其事奚啻過情而已昨冬爲余修禮書來相之與之守歲於江上周旋三四朔淩得其心術之間只是一團誠

意心中竊喜晚境得此友爲益爲問新歲事余以日記所事告之夏卿便欣然領會始自元日請余題一言余又告夏卿念君資地有餘辭理未達自居家事行出外經歷靡不記載尤用力於經義講論上有得有不得處以備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不能張子所謂勿使有俄頃間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者其亦非此意乎非不息之功縱一事小處其能終始者誰哉余每年每有此計計終不成以此知不立誠處無內外大小無所成就一也凡事莫不積小而成大所望於君唯滚體乾乾行健之訓也夏卿乎其勉

之矣

書族孫載榮墨竹障子

族孫載榮嘗從余遊請書畫之爲障簇者余以吳葛隱雪竹一墨本副之謂曰吾與君歲寒相期之意惟此君庶幾似之冷風栗烈明月扶疏目其色玉如也耳其聲琴瑟如也君其揭此而晨夕臨之其必灑然矣歲將殘臘氷雪塞戶擁爐悄坐漫書及之

語錄解後小識

右語錄解一書退陶老先生暨眉巖柳先生就宋儒往復文字語錄以爲前代之註說不一外國之方言

亦異如非明於語義難以通曉爲之眞諺解釋而其門人註錄以成書卽書中溪訓着訓是也其後至登顯廟睿覽 命下儒臣攷校删煩就簡梓印行于世是書也比諸佗性理大述依縱似微小宿儒之所究觀蒙學之所講說莫不取衷於此而大有所裨益誠吾東方不可少之書也余少觀朱書至語錄嘗患其嘗於語義而并文義失之恨未得是錄而發蒙也癸丑夏於河上族兄進經氏案上見是書袖來手謄才寫目錄凡例跋文適妨奪甚懶仍之輟五閱歲丁巳流夏始得了一通素不解諺姑闕其字以待能諺

者今年偶閱巾箱得是本遂委諸老荊及孫女韓氏婦兩日而畢自始寫至了役通計爲十七年之久一小冊之難成有如是哉卽此而一生之悠汎可知已然後之子孫以其先人手筆而不棄之爲其讀書補聽而謹守之其亦爲教也歟聊錄始末以爲謄書者之戒焉

題畫帖

此豹畫烟評也余亦有豹所爲書烟所爲畫三兩紙蓋於詩畫書三事不知法雖莫敢此尢奇此差不如以爲賞然每巖居川觀晴檝苔磯不以此隨不足以

省乎所樂也得見高斯文彦鉉此爲帖世寿者以次閲及到明月半窺紅日方昇又爽然自失矣於是益嘆夫剏烟之爲淡入造化之迹云老柴居士書于溪堂雪中

書答申方伯書後

去年申公錫愚按山南右文爲治博禮文學之士且得樂育齋舊規書要所嘗禮者欲講學以復之其意實非偶然其下士近世宰相所不見人或疑其過情也余亦在要義固不當卻之不恭竊思之旣無實也又若冒行是尤何狀人連三書辭謝之有李明九者

自營下歸訪余於溪栖語及申伯下士事因言吾抵伯書句語第一簡輕身以先匹夫第三簡閤下貴人當此風聲氣習山移海變之日或證引不擇或鋒穎太峻故以是質諸伯伯言文嫌衰末事曾見盛世君子有以文句爲嫌者乎只取言好義當而已余聞而心滚歎之於是前日意時輩一例無一分公字者脫然而消釋矣始覺申伯下士蓋有識之所爲云爾

說

若軒說

若軒廣陵李公讀書養靜之室也公今年七十有餘

余嘗屢禮公於朴氏弟知待頻腆公書不若軒詩若
記命不佞詩而記之辭之不獲作而曰若之爲言若
所不若之義也若公之所自記則敬聞命矣若其所
願乎古人而求其所以若之者必有事焉敢請公曰
吾之所以求若於古人者先自吾身而究其所以爲
吾身之實以求若乎古人之所事也非爲是古人息
其所以若之而幾之耳人之所以爲人者賦於身而
爲手足動靜耳目視聽坐立之節此其近者小者也
見諸行而爲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此其遠者大者也
然則道在吾身上人倫日用之間初非窅冥高遠難

行之事也是故學者之求道須從事物上磨鍊出來且如君臣有義君臣是物義是君臣當然之道父子有親父子是物親是父子當然之道夫婦有別夫婦是物別是夫婦當然之道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道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道視思明聽思聰視聽是物明與聰是視聽當然之道坐如尸立如齊坐立是物如尸如齊是坐立當然之道人孰不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手足耳目坐立之節乎以類而推莫不皆然卽其物致其事敬守而篤行之是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豈非所謂充理踐形而不負爲人

之名也歟而此之不若但爲氣稟所拘或爲人欲所
使駸駸然入於畔道離德之域不知所以善反之向
所謂手足耳目坐立直偶塑樣而君臣父子夫婦之
倫貯在一空器而已惡乎若人之形與道之實哉既
不能致其若乎在我之形與道而輒欲嘐嘐乎古之
人其於知所先後者遠矣故曰吾自吾身以求若乎
古人也古人所以爲聖爲賢也用功曷嘗在他用是
道耳則爲吾身之實者或庶幾具焉古人之用功用
者固不待乎勉強思索而在其中而毋不若矣吾今
老矣無能若也讀得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義而乃所

志所學則若是不佞聞其言而蹙然若自失再拜復曰公之言眞可謂眞知爲己之眞切功用者矣周子不言乎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之也故有勉而若之義希聖希天之極功雖未可易而語人然古人實有行而至之者苟於古人用功用處志其所志學其所學而量力有漸隨其差等過於若則聖及於若則賢不及於若自不失爲令名吾黨小子觀於公扁題盍相與勉之公潭翁之後覺老之胤身上自治彝倫日用得於過庭以之續聞其所謂求若之古人有不待佗求而得之矣公旣記之不佞何敢贅次其問答

而爲之說可乎公曰諾謹書其大槩爲若軒說

孝處說贈郭舜九

孝可處乎曰處處有道乎曰有惡乎有曰在盡分朱子曰分者天理當然之則又曰惟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則處之當其分余謂人倫日用之間雖各有多少分處然盖父母生之人有此身卽父母之身也是故人之行莫大乎孝孝之爲道也人心之所同得天下之所共由行於今古達於上下德非此不立道非此不行孝之爲分也須是知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自灑掃應對便上達天德在此古之人之

以孝至者雖由性至其必以誠心致之惟誠心致之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乃可以盡分也此與居仁宅由義路者其說同也郭君基成以其五代祖孝子 贈考工郎公所處稱孝處里者名其室曰孝處求余言是蓋追於孝而處者也遂樂爲之說以勉之如此云

酒民山居說

吾季行民自商山石谷僑居西入青山之酒城舊縣廢址搆小屋扁之以酒民山居問記於不佞余曰不敢也無以記抑有說焉子之山居也詩書禮樂日讀

焉溪霞山木富有焉無非有萬可取之義而是酒也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子乃樂是揭之楣間而用爲之日夕觀省之資何取義歟李行氏曰噫嘻君其不之思矣夫人之心操舍無常操則存舍則亾處平地則易以泰置險境則易以慄泰故肆肆則亾慄故儆儆則存吾寧蹈險而思存不欲自泰而就亾是酒也先王以其生禍也而惡之以其合懽也而終不能去之吾之於酒也雖其醇醨清濁隨所遇而無所辭苟或過節其氣必酗故吾心守其量手持其盞參酌停當以不失

吾酒之常雖狂藥之移性詎能撩吾心之獨寧者乎且夫人心一險也人世亦一險也若使吾人處之不以其道操之不以其節危緘之機隨處流動奚待是酒而後至也哉是故佗山之石非其險則不可以攻玉雖以禮樂之美不中節則亦一空器而已吾於酒以鑑而不以甘孑其知之否自吾入酒無論都鄙山野膏粱菽粟無不盡入於醉夢之中彼以不酒吾將以酒無乃不可乎遂屬罇而歌之曰滔滔乎一世餔啜兮攸同我何為而獨醒抱山月而長終歌竟謝余不復與言

贈珠上人說

余氣鬱悒攝夏秋交尤甚上白蓮庵十日任慵散卽看書作文字意思不續反惱大無聊有一僧名海珠年甚少頗端妙方聚徒說法其宗教所歸可知也日與珠語珠語及一空有余排之力珠輩哄然謂余不審於空寂之妙而見得知者只空字持是說以掎欲窘余意其意譏余昧於佛祖說吾語珠汝書我不事曷其觧然聞之昔有耽禪見性者將入定而誦念偈曰萬像歸一一歸何處念不已一日忽省悟曰一復歸有何嘗終無奮然棄其學而返于儒今也汝亦曰

一復歸有何嘗終無無上有有上無信爾前人之耽念者何說省悟者何義耽念也玄旨必無不博究省悟也歸正非出自得歟初若佛說信到彼此何嘗省悟之云也耶惡汝所謂有者吾不知其何有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聖人之教不爲空言汝其不知吾儒之有乎五倫得於天常而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秩然有序四禮出於人事而冠也昏也喪也祭也燦然有儀以至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行之理此所謂吾儒之有也是道也俱在人倫日用之間初非窅冥高遠難行之事也故學者之求道須

從事物上磨鍊出來卽其物窮其理敬守而篤行之是不遠人以爲道之事此豈非本分之所當爲者而則此之不爲顧彼之久行不亦惑之甚乎然則汝所謂有尋逐於何處掛搭於何處卻使天下盡從爾佛之所謂有由前則人之倫無矣由後則人之類無矣吾於是益知其所謂有眞是大黨說無之上乘宗旨也汝今欲以佛氏性命彌近之說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人振以矜之者吁可憾也爾誠不樂聞也吾說如此吾於彼何哉如爾未足以語此箇道理吾亦何苦而呶呶說前人已盡之說耶吾於涔寂中得若上

下論辨此亦靜處生一動是則若之力吾歸溪栖後望見白雲起滅於華山以爲爾消息也

贈朴生聖可說

師弟子之道其義重矣不宜輕以相處必其人不失吾儒家謹拙法門然後不論其所成就如何庶可得無弊矣謝矣生乎生於余非素知近始來見余一再止宿又不過一再彼此何以知其心與事生之書於余前後爲五六而經疑之質可謂博矣余縱無以隨扣輒應心未嘗不以爲奇也亦有不能無惑於心中者生雖困於村閙作此遷徙之計然四隣百里之內

豈或無擇處安身之所而爲此荒溪窮山絶遠之僑者何所取而爲之歟其或從族歟取端歟謀生歟療病歟無一於此則其於聲氣之外恐未知其是當耳古人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不知其心願見其迹形與心雖莫得以見知影迹如此誰能保其形心乎異色之人不空接非法之言不敢道竊爲生戒之謝矣生乎生今歸而求之當自有餘師矣何可以無實之名加之於無實之人而徒爲此無實不相同之事哉聊以是寄贈爲之謝逋客

銘

靜潭銘 幷序

太極有動靜而陰陽生焉是固對待不移之理也故聖人依易以乾坤序首以示其生始之義不可偏廢則中間萬殊雖不無善惡之稟吉凶之象然其有體有用能成就之眞正一脈未嘗不主乎靜而資於動也靜無欲而智明也動以天爲無妄也故叔程子曰非動明無所用非明動無所之又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斯所謂合內外無間斷底極致也苟或一乎動一乎靜而無相資相生之道則惡

與凶終成大祟而一善一吉亦不免偏枯之病矣是豈無欲无妄之理而仁人君子眞知實踐之功哉高友彥柱子邦寓峯晴沙之后也晴翁爲花伯時與我修巖先祖契雅甚篤往復詩在集中可考也今家大人宰懷州余得與子邦遊款款其事豈偶然耶子邦自以名家裔又能讀書而究義嘗過其宅前爲小塘導溪水儲之因號曰靜潭徵余銘余惟塘水止也非如晝夜不舍之源泉則子邦之靜以名有似乎偏乎靜而方其風來水面一點

微動魚出于淵萬理昭著倚杖而臨之對案而觀之欣然有契發而措之日用於是乎子邦之靜非枯木死灰而前塘之水從活活地流出來矣請明著眼子邦其勉之古人說靜之義已至矣如余自外於主靜之工者固何敢有所發明而特其契懿之深有不能以文拙終辭謹綴而爲銘銘曰

皇矣太極厥理燦然動而主靜惟聖惟賢相彼塘水有魚潛淵樂哉子邦善幾是研

恆居齋銘 幷小序

柳晉士稺孝氏扁其所居屋曰恆居齋徵余
銘余喜其取義之有自悤僭書呈稺孝氏名

宇睦與余同祖我文忠公先生

有彛隆然先生之至道以凝有淵澄然先生之大源相仍彛之下淵之上先生之居有恆後先生百世子孫繼繼繩繩繩而不已惟其基業之不騫不崩我謂其恆於基者淺恆於業者弘苟所業之作輟恐不德而或承浴乎淵而風乎彛於是而稺孝氏扁齋之義足徵

上梁文

玉山張氏宗家正堂重建上梁文

名門爲一嶺之望舊遠孰過於是堂肖孫有百世之思繼述宜先於肯構允矣流澤之愈久猗歟昔宇之維新維玆玉山桑梓之基則又張氏本籍之邑天山北鎭中開曠奧之區洛水南流前挹淸淑之氣家風自復爾雅大匡種德而開基地氣於焉炳靈忠貞樹聲而嗣序洪惟　聖朝之休明蔚有是家之賢哲旁支而文康夫子者係爲百代之宗師正胄而明悔祖孫之承幷三世而親炙雖龍蛇刼火之暫燼幸室堂物色之旋輝惟斯文之在玆覺此屋之增重終始保

守如一此其所以尤難本支祢亂近千壺念當盡者道人事别無興廢衰盛形勝如前控抱峙流第其近目之正堂蓋因積年而欹桷秉彝罔墜孰不欲感舊而圖新此堂不修顧無以體先而敦族兹用大警于衆遂謀重建之規旅楹有閒視前制而增展羣工畢集嘗不日而告成以几以筵遵先人之弘制不侈不陋施君子之中庸然後方可有辭斯其所謂無忝中流砥柱前對千尺蒼碑東洛淵源中含萬古秋月是則地以人勝孰云古與今殊聊相工師之勤助成兒郎之唱兒郎偉抛梁東朝暾上巘漲霞紅此心看取

如丹者願與天生障烈風兒郎偉抛梁西金烏晴出萬山低浮雲一帶中間起依舊高撐碧落齊兒郎偉抛梁南洛水長流泗水涵萬斛眞元誰得泝前人要在此中參兒郎偉抛梁北平地危峯擎斗極一點黃昏火照明高枝驚墮棲鴉墨兒郎偉抛梁上堂高慕遠人皆仰先生德宇猶想像芬苾年年降歆饗兒郎偉抛梁下官道如弦界平野安所取佗鼓角聲農謳漁唱與相和伏願上梁之後神呵不祥天錫之福山擁水抱毓奇秀於無窮父傳子承引歲年而勿替奉先有所祝嘏之辭無愆聚族於斯雍穆之風可式豈

徒一二人是勉厥惟千萬世無疆

溪堂上梁文

溪堂在商之東柴桑村左去居士居愚谷爲數帿地居士先人舊基也處三山二水際稱山水佳處二水洛江渭水西流東流至村南合流爲白鷺洲三山螺山西臨洛兎峯東臨渭鳳山中盤爲柴愚上下兩村柴之内谷先世墳墓在焉谷中一派溪淙淙瀉出嵌竇間泉瀑崖壑略具林木蔥鬱甚幽邃間曠居士愛之以甲子二月結構溪上五月二十四日癸亥申時上梁揚觶而祝曰棲息於斯康樂於斯讀書講道庶

幾寡過於斯仍書梁上

字辭

鄭孟齊字辭

鄭君定默冠余既赴其王大人寢郎公之戒字之以孟齊其叔曾祖箕山翁命作字辭遂詞以祝之

人有是身是不徒有父母生之兄弟左右亦爾妻子所以家之倫自天敘孝首民彝人於其身所貴自修所修於身定家之由孰無是身孰無是家胡今之人行鮮其嘉罔念親遺私有厥身身既喪矣遑恤其倫

爾名以定字而以齊治國必先望子不迷巍巍愚齋
百代宗師陶山再嫡紫陽遺規无忝仍之立老復起
自治治人其道一是顯矣先公學未充眘報在不食
爾承其遺嗟爾孟齊先誠其意惟心與身一致其至
表端影正源潔流淸晦翁有云此理甚明子其勉旃
顧名與字任重道遠勿負斯義今者吾子何所從事
曾聖之傳開卷以視爲學次第體立用宏洛閩建的
猶此依程矧爾初學曷不百功子質雖美必篤以竆
學之旣久卓然有立彼何人也或冀而及我愛孟齊
冠首以撫尚克似之毋負乃祖

傳

鄭孝子傳

鄭孝子名岳尚之丹密縣人也孝子父全遲有至性事母孝人稱之曰當如鄭全遲可謂盡子道全遲嘗死臨死謂岳曰汝其善事老母以卒吾事孝子俯伏聽涕下如雨即斷其指垂血噤其父父穌舉手指母及子欲語少頃逝孝子執喪事式禮事祖母一遵父遺言共盤侍食俟祖母食就食家貧祖母所嗜極力備須隨索進魚肉乾必自嚼哺陳嬰兒戲供歡日暖晴佳祖母指門外其意欲遊巒背負問所之以適孝

子出遇食物必袖進以此孝子自外至祖母探袖中村隣感之凡有物可老人口咸敬致之祖母將百歲目不視耳不聽一室男女不省誰某獨於孝子出入而知語言而聽孝子如在側也有喜色又或呻痛孝子扶抱呻痛便止常失便溲衣裳穢手澣不使家人代始鄉之士林聯狀于州州伯爲之擊節嘆賞孝子嘗上番除其役俾專意奉養甲申春祖母以天年終初終葬祭盡誠無憾孝子居倚廬枕苫蔬食葬前哭不絶見者莫不流涕隣里爭相助官優賜葬具卒哭往墓所不還村人遂廬之孝子設卓朝夕上食終三

年一不到家有虎夜來護孝子十二歲九歲兩兒自父居廬日日往廬次侍宿不以風雨有間孝子既禫而歸又日往省者一年李侯敏輔莅州甲午因鳳城書堂儒稟卽擧報營營不上聞櫟泉宋祭酒題鳳塾呈文冊曰鄭孝子事實云

余居比丹密詳丹密事丹蓋孝子鄉也自申按廉公後以至孝稱者四人焉四人皆近世而起於閭井林孝子最著今觀鄭孝子事眞林孝子流也其聞風而起歟抑地之靈使然歟夫以窮簷匹伍非有經史聞見之開阜父兄師友之指誨自能脫然於民彝牿喪

之日全得天賦之性苟非生稟之純明絶出於等夷惡能臻是哉近見人以旌不旌爲孝烈輕重此私心拘論而甚見其見甚下耳自世弊俗渝有能容人力於其間者出而至行反有掩焉世教之激勸已矣秪在其人自行之而已孝子之三世至行豈外慕爲而世所常有者耶虎護之異自古誠孝之感往往類此然孝子之行不必待徵於異事而爲可貴也嗚呼今世那得復有此孝耶大抵丹之地界疆土濶遠山水向陽閭閻櫛錯禾稼茂宜國朝五百年非無士族之立門戶遺子孫而儒學簪纓寥寥無聞殆不免天荒

竊嘗按輿圖而不能無疑於理數之偏嗇矣及攷孝子之出若是之盛然後昔之所以疑其嗇者反有所潑嘆於最得其厚處耳孝子之后零替今其數少孱仍不能自拔而玄孫春能闡揚是心遍謁當世秉筆家乞文且將欲鐫　天眞孝子之孫也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十